

军人的
报告

一个军人的报告

〔美〕威廉·威斯特摩兰著

洪 科 译

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说明

《一个军人的报告》一书，于一九七六年出版。作者威斯特摩兰曾任侵越美军总司令、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服役三十六年，是美帝军界的头面人物。本书主要叙述他在侵越战争中的经历，对美帝侵越战争所采取的军事政策、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各次重大军事行动以及南越傀儡集团内部的情况都有所透露，可供我们研究美帝侵越战争问题参考。

美帝侵越战争失败之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各派系为了推卸失败的责任，混淆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视听，纷纷著书、写文章、发表官方文件，闹得不可开交。威斯特摩兰这本侵越战争回忆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作者站在帝国主义立场，极力美化侵越美军，肆意诬蔑英雄的越南人民及其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书中关于作者个人的经历和统治集团内部情况的介绍也有不少吹嘘、夸大之处。望读者批判地阅读。

一九七七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榜样与学习	6
第 二 章 赴越之前	31
第 三 章 西贡见闻	58
第 四 章 动荡不安与捉摸不定 (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	92
第 五 章 动乱不已	125
第 六 章 连续不断的危机	154
第 七 章 最困难的决定	187
第 八 章 战略演变	230
第 九 章 政治危机	260
第 十 章 表面稳定	285
第十一章 向北转移	311
第十二章 建国的辛劳	340
第十三章 公开的见解	365
第十四章 南越人与盟军	393
第十五章 关于任总司令期间的回顾	429
第十六章 美国的军人	480
第十七章 春节攻势	518

第十八章	溪山战役.....	560
第十九章	另一种战略	586
第二十章	担任陆军参谋长	608
第二十一章	战争仍在继续	642
第二十二章	非胜即败.....	665
第二十三章	回顾	683

前 言

一个军人报效自己的国家，是一件崇高的事业。不过，那种生活是严格的。一个军人，不管他是士兵、初级军官，还是营长、师长，甚至是战时的战场高级司令官，他的活动都要受到各种详细规定的限制。象平民、记者、政治家、议员那样随便发表言论的自由，军人是享受不到的。

为什么将军们通常卸下自己的戎装又拿起笔杆，向他们所效劳过的人民汇报，畅吐长期压抑着的心声呢？上述情况也许就是一个原因吧！在本书中，我充分行使了最终仍然归属于我的权力，与此同时，我力求对风云多变的时代的历史做客观的和建设性的叙述。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我尽量做到实事求是。

本书是写我的生平，但又不限于此，因为我在美国陆军经历了从木轮火炮到反弹道导弹、从骡马到宇宙飞船、从志愿兵役制的陆军到征兵制的陆军、三次战争之后陆军又回到志愿兵役制这样整整三十六年的变迁。我的经历必然与我的那些同事们联系在一起。我的经历尤其是与那些在越南共和国曾经勇敢战斗、做出牺牲的人们分不开的。我希望通过对我个人经历的叙述，以某种方式对于他们的为人给予公正的评价，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

美国人民了解在异国他乡备尝艰难、束缚、挫折、误解、攻击和抗议之苦的人们在工作中所表现的创造性、勇敢顽强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在写本书过程中，我过去的同事所给予我的热情支持，使我有说不出的愉快。由于给我帮助的人非常之多，我只好在单独的附件中列举他们的名字。

我特别要感谢已故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因为在我到越南任职初期，他嘱咐我不断地写日记，把我的亲身经历记载下来。那本日记对我写这本书有很大的帮助。

我还要特别提到我亲爱的基齐（她总是无私地贡献她的一切）和各军种军史局的协助。我还要对我的秘书查尔斯·蒙哥马利、编辑斯图尔特·理查森和我过去的副官保罗·迈尔斯致以谢意。

卓越的军事历史学家查尔斯·麦克唐纳放下了本职工作予以协助，是尤为可贵的。

第一章 榜样与学习

一位军界元老用仔细推敲过的词句对我说：“威斯特摩兰，我知道你是懂得的，你的新职务前程万里，可也艰险万分。”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讲了这番话。这竟是我同我非常敬慕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讲的是我要去美驻越军援司令部任职一事。

我最初意识到有可能要去越南，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底。当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指挥第十八空降军。我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响了，这是美国陆军参谋长厄尔·惠勒将军打来的电话（全军都知道他的绰号叫“飞机”）。惠勒将军说，他要当面跟我商谈一件事。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五角大楼惠勒将军的办公室时，他立即对我说，要让我去越南。我将在那里担任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即对越南共和国起顾问作用的美军的负责人），保罗·哈金斯将军的副手。也许到时候我将接替哈金斯将军。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要我尽速赴任。

我唯一难以取消的约会，是要对西点军校学生讲一

次话。这是我无论如何要做到的。既然我即将担任一项显然艰巨的职务，也许是我的事业中最困难最复杂的职务，而西点军校又曾如此深刻地影响过我的生活和事业，我到那里去一趟看来是恰当的，是会感到宽慰的。

我上军校，间接地是由于我父亲詹姆斯·里普利·威斯特摩兰的培养。他是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附近帕科利特纺织厂的经理，性格倔强，勤恳节俭，谨慎老实，对处事无信和道德败坏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比任何人都努力地培养我尊重这些美德，而我后来知道，这些美德正是西点军校所提倡的。他博览群书，见多识广，鼓励我广泛地参加各种活动，从学好中学课程一直到拳击和吹笛。他让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世界童子军大会，激发我对旅行的爱好，这在后来就促使我进入了西点军校。

直接把我送进西点军校的是我父亲的朋友詹姆斯·贝尔纳斯。我父亲（我的妹妹和我管他叫“瓦瓦”）年轻时曾同贝尔纳斯先生住在一所寄宿舍里，有同室之好。贝尔纳斯先生后来成为美国参议员，两度当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后来还担任过国务卿和最高法院法官。我年轻时很早就认识他。

瓦瓦没有军事方面的经历，但既然他毕业于南卡罗来纳军校，我也就几乎注定要去那里求学了，虽然目的不是要干军事这一行。我父亲本来想当律师，但没有成功，

因此渴望我这个唯一的儿子能干上他错过的行业。我也希望得到一个文科学位作为攻读法律的准备，因而于一九三一年进了南卡罗来纳军校。

但不久，我就变得心绪不宁了。我经常回想起那次令人兴奋的欧洲之行，尤其是那次旅行中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一批学生聚会的情景。我由此得出结论，要游览这个世界，除了当个海军军官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这个想法虽未得到父亲的赞同，但我还是向贝尔纳斯参议员概述了我的打算：如果我在海军学校弄到一个差使，就可以在值外勤期间游历世界，然后再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

贝尔纳斯参议员表示同情，但还是建议，从我的想法来看，西点军校将更为合适。他认为那里的课程比较广泛，专业性不强。可是那年分配给他的提新生的名额，他已提了别人。不过他还是提了我作为候补；如果原来提出来的人不够入学资格，我就补上去。

这样就使我父亲指望家里出个律师的想法破灭，也使我母亲违着父亲心意希望我成为医生的心思告吹。从此开始了我同美国陆军既长且深的关系，经历了整整一个变化惊人的时代。我参军时军队仍然主要是依靠马匹；经过短暂的军事生涯之后，我退役时军队依靠的已是强大的摩托运输、飞机和直升飞机，而且拥有配置原子弹头的导弹等先进武器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我进了西点军校，此时我已经从童

子军和南卡罗来纳军校学生的经历中，懂得了接受挑战和遵守纪律的乐趣，这是军事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我在西点军校的时间很长，日子往往也很艰苦，初期要为英文文法和作文奋斗，后来当了班长，又要负起种种责任。然而，这些日子却很有收获，同德才兼优的军官结成了持久的友谊，建立了有益的联系。这些军官有的后来成了美国最杰出的军人。

最大的收获要算是我对西点军校提倡的道德标准有了认识并尊重这种标准，无监视考试制度就是一个范例。一个军官讲话的诚实性很重要，我在南卡罗来纳军校的那年，有件事情就使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军校新校长是查尔斯·萨默雷尔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第一步兵师师长，最近从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休），当他第一次出席州议会时，有个参议员指责他提出的预算声明不确实。萨默雷尔将军对他的正直受到怀疑感到震惊，他强烈地声明，这种事情他从未碰到过，他不能忍受。这位将军表明了要辞职的意图后，大步走出了议会厅。那天晚上，学员们集合在校园里他的住所外面，支持和劝说他继续当校长。他同意了，而且干了十九年，但是他已经表明他的做人准则。

我在西点军校受的教育强调，军官们必须具有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窃、不腐化、不杀人（除非国际战争法规许可以及为军事胜利所必要）等道德标准。然而使我失望的是，我也知道，有人没能遵守这些准则，必须经常进

行检查才行。我在西点军校看到过反准则的情况。后来在他们成为我的部下时，尽管我竭力作了预防，也还是看到了这种情况。但是，既然军官们的本份是为国服务，那么矢志于严格的道德标准就必须是经常争取做到的目标。

我入学第一一年中最兴奋的一件事是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他对这些道德标准的赞扬不亚于任何人。麦克阿瑟将军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前就已经是著名的军人，他这次讲话正是在和平主义和节约开支危害到三军和国家安全的时刻。他对走上邪路的和平主义和受政治影响的节约提出警告，称西点军校为“陆军的灵魂”。他说：“你们坚持的军人准则，甚至是从骑士义侠时代以前就流传下来的，它将经受得住任何道德标准或哲理的考验。”

求知心切的一年级新生对另一个人也获有深刻印象，那就是班主任西蒙·博利瓦·巴克纳中校，他后来作为将官指挥第十集团军时在冲绳去世。巴克纳长得健壮魁伟，胸宽股硕，以负有野外汉的名声和父亲是肯塔基州邦联军的巴克纳将军（他袭用了父亲的名字）而感到自豪。巴克纳将军当年曾在田纳西州多纳尔逊堡向其老友尤利塞斯·格兰特投降。赫德森河一带有时气候严寒，但不管天气多冷，巴克纳从来不穿外套，军校学生中流传说，尽管有一位巴克纳夫人，他还是单身睡在学生用的小床上，床垫很硬，只盖一条床单。

在二年级生夏令营活动期间，我作为代理学生干部，必须站在俯瞰赫德森河的战斗纪念碑（纪念联邦军正规军人的一个碑）前宣读七月四日《独立宣言》。巴克纳中校坦率地对我说，我读得很差劲，而且有三个字发错了音。我从来没有这样痛感到我的地方口音的缺陷。

那年夏天，巴克纳中校到赫德森河上克林顿堡视察了露营学生的帐篷，他发现有些盥洗架上放着刮脸香水，心里很不高兴。不准用刮脸香水的命令很快就下来了，只允许用榛皮液。我们这位班主任对我们说：“先生们，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有点味儿，那就应该有点男子汉的气味。”

我在西点军校学了两年之后休假回家，去探望十六岁就参加了联邦军的叔祖父，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参加过包括格底斯堡战役在内的多次重大战役，而且在阿波马托克斯曾同罗伯特·李在一起。我的叔祖父叫怀特，是我祖父的弟弟。他讨厌北方人和共和党人，很难说对哪种人更讨厌些，谈起这两种人来都持嘲笑的态度。我去看他时，他正坐在轮椅里，年老体衰，强作精神。衬衫上烟油斑斑，痰都吐在痰盂周围的地板上，说明一举一动已不灵便了。苍蝇在没有遮挡的窗口穿来穿去，嗡嗡飞叫。

“你现在干什么呀，孩子？”怀特叔公问道。

我战战兢兢地回答了这位老战士。“我在格兰特和谢

尔曼上过的那个学校纽约西点军校上学。”

怀特叔公没有说话，停顿的时间好象很长。

“那好，孩子，”他终于说，“罗伯特·李和斯通沃尔·杰克逊也在那里上过学。”

一九三六届学员快要毕业了，我作为班长有责任同校长联系，传达全班要求请人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的愿望。在麦克阿瑟将军莅临致词以后的那几年里，我们曾聆听过罗斯福总统和前陆军部长牛顿·贝克的讲话，但还是军人麦克阿瑟给我们的印象最深。我建议邀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司令、陆军特级上将约翰·潘兴，在他毕业五十周年的时候来校讲话，这个建议得到了同班同学的同意，我对此感到高兴。我穿上规定的全副军服，包括戴上白手套，来到校长办公室（后来我继任校长后也在这个房间办公），我发现校长是善于听取意见的。后来他还把潘兴将军的应邀信作为纪念品送给了我。

潘兴将军的年纪要比麦克阿瑟大得多，他缺少麦克阿瑟将军给人的那种强烈的感染力和热忱，但对年轻军官讲的话却简明易懂，富有说服力。他说，只要你们自己士气高昂，你们就会发现，部下的士气也会是高昂的。他说，坚决果断，积极主动，关心每一个部下，这些就是领导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他强调小部队领导的重要性，这一点，对我在二十五年多以后将要亲身参与的一场战争来说，关系再重大不过了。在越南，一天上午，我看到阵

亡人员名单中有潘兴将军的孙子理查德·潘兴少尉的名字，这使我极度悲痛地回想起毕业的那一天。

在毕业临近的时候，我的同学和我当然都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我们注定要面临艰难而且往往是悲剧性的事情了。我的同房间同学比利·赫尔斯当了飞行员，他在大湖上空执行训练任务时失踪，他的遗体一直未找到。一位亲密的朋友弗兰克·奥利弗，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即在那里的战斗中死去。布伊斯特·道林在诺曼底带领一支队伍在巡逻时被杀。一位足球健将约克·克利福德在冲绳担任团长时遇难。比尔·普里斯特利是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助手，战斗在菲律宾打响时，他决定仍留在那里，结果也遇难。如此遭难者，不胜枚举。

有些同学后来在战争期间及战后都晋升要职。另一个足球运动员凯西·文森特，在中国指挥过陈纳德飞虎队的一个空军联队，他不到三十岁就成了准将。在班上学业成绩最好的奥利弗·海沃德，在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中身居要职。在以后的年代里，乔·纳扎罗担任过战略空军司令，而后又出任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朝鲜战争结束后，迈克·米凯利斯任驻韩联合国军司令和第八集团军司令。布鲁斯·帕尔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次危机中指挥美军，而后充任副参谋长。吉姆·兰珀特担任了西点军校第四十六届校长以及美国驻冲绳的最后一任高级专员。A·P·克拉克担任美国空军学校第

六届校长。豪厄尔·埃斯蒂斯在越南战争时期是军事空运司令部司令。约翰尼·海因吉斯在越南同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一样，做过我的副手；艾布拉姆斯还在越南接替了我的职务，并接替我而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

我在军校时的一些教官也纷纷晋升要职。主管毕业班的体育教官雅各布·德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驻欧第六集团军群司令，后来又成为四星上将。副教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在解放菲律宾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教我化学的艾尔弗雷德·格仑瑟中尉——在晋升缓慢的那些日子里，他当了十八年中尉——担任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盟军总司令。战术教官克莱德·埃德德尔曼当了陆军副参谋长。教航空学和物理学的奥瓦尔·库克成了四星空军上将。继巴克纳中校之后任班主任的小罗伯特·理查森，后来当了中太平洋区美国陆军司令。同我有交往的其他三名教官都升为中将，他们是战术教官克洛维斯·拜尔斯、西班牙语教官莱默尔·马修森和英语教官弗朗西斯·法雷尔。

我的两个同学艾尔·佩克、拉里·劳里恩和我，一毕业，戴上少尉肩章后，就应厄瓜多尔驻美国代理大使的邀请，前往厄瓜多尔执行一次半正式的使命。我当班长执行欢迎任务时见过这位代理大使。此行除了有机会作一次旅游，观察一支拉丁美洲的军队，欣赏一下亚马孙河源头等景色外，还给我上了一堂关于外交家和外交事务的

课程，这个课程在以后的年代里对我很有好处。它还使我感受到当少尉是最窝囊不过的，他得领略上司发火的味道。

我们在港口城市瓜亚基尔受到欢迎，一连串的正式酒会，花样翻新的祝酒，引起德国出生的美国领事的忿怒。这位领事读了报纸上渲染的关于我们祝酒答词的报道，要我去见他。他说，从这些答词看来，我们这些还是少尉的人，是擅自代表美国作正式发言。此外，我的使命如果是半正式的，就应该在到达时向他报到，而我却没有这么做。他怒气冲冲地说，他要上报华盛顿，甚至在我向主管部门汇报之前就“毁了”我的事业。

我们由厄瓜多尔陆军上尉加尼夫陪同，正在这个国家游览时，收到一项邀请，要我们第二天晚上在首都基多出席美国大使的宴会。加尼夫上尉告诉我，由于旅行路线关系，我们不可能准时到达基多，于是我请他发了一份表示歉意的电报。当我们最后到达基多时，我们的厄瓜多尔主人又陪同我们去拜访了总统。在我终于抽出时间去美国使馆时，一等秘书对我的接待冷淡得出奇。

第二天，我接到大使召我去大使馆的一张便笺。在大使看来，我在两件事上有过错。第一，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拜访厄瓜多尔总统没有通过美国大使，而大使是理应陪我前往的。第二，我没有出席为我举行的宴会，使国防部长和总统内阁的其他几位成员“感到失望”。我这才明白，大使馆的邀请是优先于其他一切活动的。